

Reconsider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

Wenxin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ai Yuanpei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issue not only elevated the disciplinary status of aesthetics and bridged Chinese aesthetics with modernity, but also charted a path toward achieving absolute human freedom. However, this proposition has sparked extensive debates with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and across other disciplines. These controversies, root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manifest as questions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their core lying in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ity’s transcendence.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highlighting its response to the era’s demands for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urvival. It then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proposition, demonstrating that the unique role of aesthetics in both the phenomenal and noumenal realms provides a viable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substitu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eeking its essence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as well as human anxieties about finitude and aspirations for infinity.

Keywords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Cai Yuanpei, aesthetics, aesthetic education, religion

“以美育代宗教”再思考

张温新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山西 晋中 030602

摘要

20世纪初,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主张。此议题在提升美学之学科地位, 将中国美学与现代性接轨的同时, 亦为实现人之绝对自由指出一条进路。然而, 此议题在美学学科内部及其它学科间均引起众多论争。这些争议源自特殊的时代背景, 表现为美育代宗教是否可能, 内核则是对人之超越性的探索。本文首先梳理“以美育代宗教”的历史背景, 指出其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其次分析“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依据, 指出审美在现象界与实体界的特殊作用成为宗教取代的可行基础; 最后讨论美育的现实意义, 寻找其在理性与感性、东方与西方以及人之有限性焦虑和无限性追求间的旨趣。

关键词

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美学, 美育, 宗教

1 引言

1917年4月, 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演讲中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主张, 所谓“择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问题”, “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说是也”。这项主张的两大核心, 一在宗教, 二在美育。无可置疑, “以美育代宗教”作为一项教育主张, 对近代以来中国美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 该主张也在美学内部及其它学科之间引起了众多论争。这些争论不仅集中在美学与宗教的关系上, 也对美学本身的定位与目的紧密相关。时过百余年, 我们仍需对这一议题进行考察与反思。

2 宗教何以遭到取代

“以美育代宗教”之提出基于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背

景。改造国民性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热衷的议题, 一方面, 西学东渐愈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另一方面, 本土文化传承亦无法完全舍弃。寻找能够同时承接两者的载体, 是时代的迫切问题。例如康有为等人, 把西方近代取得之一系列成就归因于宗教。他在《上清帝第二书》、《孔教会序》等文章中大力宣扬自己的保教主张, 要求建立孔教教会, 将孔子祭祀推广到民间。1913年, 陈焕章在上海创办了《孔教会杂志》, 引进欧美的刊物宣传模式, 为孔教推波助澜。把孔子为核心的儒学彻底宗教化, 将其思想确立为国民普适的精神信仰, 甚至全面建立诸种宗教仪轨, 广泛设庙祭祀的企图, 无疑与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不容。

此种氛围中, 宗教取代成为热门。除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外,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系统分析宗教定义, 对孔教进行去宗教化操作, 进而提出“以道德代宗教”, 主张构建伦理社会, 以礼乐道德取代宗教戒律。与康有为相

【作者简介】张温新(1997-), 男, 中国山西晋中人, 硕士, 从事哲学、美学研究。

反,梁漱溟认为孔学天然具有反宗教特性,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因其“专从启发人类的理性做功夫”。尽管对于孔子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梁漱溟反对宗教的态度是鲜明的。陈独秀则持孔德式的实证主义宗教观,在《今日之教育方针》、《再论孔教问题》等文章中表达反对宗教,崇尚科学的主张,可归结为“以科学代宗教”。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陈独秀承认宗教的劝善价值,但认为其迷信神权,蒙蔽人智。他宣扬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导致的神秘主义倾向。

冯友兰等人还提出“以哲学代宗教”主张。蔡元培曾在1928年《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这似乎体现出蔡元培思想的某种转变,以及:“至今我的见解,还是未尝变更,始终认为宗教上的信仰,必为哲学主义所替代”。从学科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美学最初作为感性学而设立,旨在研究与人之理性相对的感性领域。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审美本身,也涉及了艺术以及艺术哲学。美学之学理研究,可视作哲学的一门分支,而美育之育,则以其教化育人之要求,增加引入了引导个人境界修炼的亲证旨趣。蔡元培在哲学与美学之间似有动摇,但他对美学的推崇是确定的。蔡元培将美育同科学、哲学、道德并提,对提升美学地位的贡献不可忽视。

蔡元培对于宗教之态度,总体持启蒙主义看法。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中认为,宗教已经过时。宗教涉及的世界、本原乃至真理等问题均可以由科学视野取代:“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宗教对于世界模式之体系建构以及个体行为之规范引导已经遭到抛弃。神学的世界观为科学的世界观取代;救赎式的仪轨为世俗式的伦理取代。宗教的世界观与伦理学被取代后,剩余的情感使命则应当留给美学承担,这也应和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起点。《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一文中,他提出宗教会被哲学替代,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中既无深刻的宗教影响,也没有建立宗教的必要性。可以说在蔡元培眼中,美育同宗教之争,也是进步与保守之争。

3 美育以何取代宗教

从学者个人立场来说,蔡元培基本接受了从康德到席勒的美学思想,其中又受康德影响极深。蔡元培在1916年写了《康德美学述》,集中介绍了康德美学思想,特别是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的论述:“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康德认为,从质上来看,美是无利害的;从量上来看,审美判断无概念却要求普遍性;从关系上来看,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从模态上来看,美是必然的。康德将人之认识划分为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阶段。他建立的体系试图论证经验知识之何以可能,以及人之自由何以可能,并以此划分出自然与道德两大形而上学领域。美学在其中承担了连接这两大领域的作用,审美活动既具有类似认识活动的结构模式,又通向超越性的自由领域,再加之以美育之广泛教化,自然会成为替代宗教的可行选择。

同时,蔡元培也受到科学主义影响。他将宗教视作人精神活动之产物。科学主义视角下,宗教已无法维持解释世界模式的认识论建构,对人与世界的追问只能做一种“勉强解答”。因此,宗教作为落后的精神产品,不再是一种恒久不变的真理,自然应当被更先进的事物取代。美学在时间与独有特性上都胜过宗教。歌舞、雕画等审美活动自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审美作为一种人的普遍性情感活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美的追问在西方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美与真善等概念紧密关联,又成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美在东方则以礼乐形式展开,成为构建天人秩序观念的重要部分。当审美作为情感活动附庸于宗教后,人的感性活动就被置于宗教之下。尽管如此,世界主流宗教中都生发了繁盛的宗教美学。蔡元培认为,这是宗教将审美作为自己招揽信徒的手段。启蒙主义广布,宗教祛除了神圣面纱。代表知识的科学与代表意志的道德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对世界的追问让位于物理学、博物学;对人伦关系的处理转交给伦理学。因此,将审美与宗教分离,以美育取代宗教就顺理成章。与其说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不如说宗教作为统摄科学、伦理与美学的旗帜业已碎裂,并蜕变为三门独立学科。

其中,陈独秀提出的“以科学代宗教”继承了孔德“神学—玄学—科学”三段进化的观点,相信科学终将取代宗教;又加之以唯物主义史观,使他坚信科学主义足以解决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以科学代宗教,实质上是理性回归自身,指向在逻辑实证中寻求真理的理性态度。不过,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以科学代宗教,意图集中于反对迷信的世界观。形而下之来说,是着眼于因积贫积弱造成民族危亡的现实局面,其物质性与实用性都要更强。梁漱溟提出的“以道德代宗教”,实质上回到了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而礼乐则是中国政治伦理中具有美学意味的一部分。以道德代宗教,实质上把道德做了审美化处理。

以上,美育成为宗教替代这一问题中最恰当的答案。美学作为感性学,研究人之情感世界,具有慰藉心灵,化解精神危机的功能;美育作为教育实践替代传教活动,其促使美学走出书斋。如果将现代性作为一根轴线,那蔡元培的主张无疑使得中国美学与现代性进行了一场合流。以美育代宗教,为美学在中国注入了现代性的特征;美育作为教育实践,本身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在现代性之外,美学则保留了宗教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为人通向彼岸世界留出了通道。

4 美育以及审美的二元旨趣

时去一百余年。救亡图存不再是亟待应对的问题，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再次突显，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塑造国民性在新时代的演进。如前所述，“以美育代宗教”同时包含了启蒙、超越与终极关怀等多重维度。这说明，此议题的重点不在于宗教能否在现实中被必然取代，而在于美育如何为主体提供符合新世界模式的生存启示。审美的本质在于情感，而美育则在理性与感性、世俗与超越、东方与西方诸种二元分离的状况中形成独特张力。当宗教宰制的世界模式解体后，美凭借与情感的直接联系填补了科学与道德无法占据的空白。

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将教育分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前三者属于世俗性教育，旨在达成世俗生活的完满幸福；后者则指向超越性的实体领域，是使得人之为人，进而实现主体长久价值的超越性境界。站在现象界面向实体界，这种教育主张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二分的两大形而上学体系，审美则作为拱顶石联结两个世界。康德将审美判断视作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弥合了感性与包括理性在内的知性对立而产生的人性分裂，并使得两种认识能力各自独立的同时又共同统摄在整体的人这个认识主体中。可以说，美育带来的心灵自由保障了科学与道德的自身实现与顺利建构，同时弥合了双重向度的分裂，即个体内部感性与知性两大认识能力的分裂，以及世俗性的现象界与超越性的实体界的分裂。美育在不以压制人性、厌弃世俗为代价的基础上，完成了宗教的终极关怀职能。

发生在上世纪的宗教取代争论，不仅是各方政治主张的碰撞，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体现。时至今日，东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合流倾向。美育取代宗教的倾向，在西方中同样显露头角。事实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成就已经成为鲜明色彩。近代以后，一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向世人宣告上帝已死，宗教业已无法负担起人类形而上学慰藉的任务。审美体验取代了宗教体验。与宗教相反，美非但不否认个体生命之重要性，还成为生存意志的

根本动力。无论幻梦还是苦难，生命的力量都在审美的强烈情感体验中得到宣泄。

因此，“以美育代宗教”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议题。对于受教者来说，美育补足了理性主义宰制下的情感缺失。世俗性教育因其在学科门类上日益精细的划分，愈发被庞大繁杂的专业种类填满，又加之以不断艰深的知识要求，使得教育不仅充满功利主义，也给受教者造成了巨大的紧张与焦虑。美育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美育通过情感陶冶培育人的心灵，为主体开示出一种自由充盈的内心境界。正是这种境界实现主体通往实体界的追求，缓解了现象世界有限性带来的根本恐惧。人的自由状态也为科学及道德提供了最高目的。可以说，美育是实现人之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美与美育正是在不断弥合理性与感性、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分裂中显现自身旨趣。这种旨趣恰恰是“以美育代宗教”议题的深层意图超越特定历史时期之后，在新时代反思中不断演进得出的独特阐释。

参考文献

- [1]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M].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华书局. 1984年.
- [2]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3] 梁漱溟. 人生的三路向 宗教、道德与人生[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年.
- [4]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 [5] 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M]. 人民出版社. 2010年.
- [6]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漓江出版社. 2000年.
- [7] 刘成纪.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J]. 美术, 2018, (01): 10-14.
- [8] 高力克. “以科学代宗教”: 陈独秀的科学主义宗教观[J]. 史学月刊, 2017, (01): 89-97+108.
- [9] 陈明, 樊兵策. 梁漱溟儒教观的宗教学解读——以道德代宗教论为中心[J]. 宗教学研究, 2020, (03): 279-284.
- [10] 肖朗. 美学: 究天人之际——兼论美育何以代宗教[J]. 社会科学论坛, 2021, (06): 143-150.
- [11] 卢春红. “以美育代宗教”: 三条思路论争的源起与旨归[J]. 美育学刊, 2022, 13(01): 6-16.